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俄罗斯汉学史

The History of Russian Sinology

〔中〕李明滨 著



大象出版社

· 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俄罗斯汉学史

The History of Russian Sinology

〔中〕李明滨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汉学史/李明滨编.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5347-4925-4

I. 俄… II. 李… III. 汉学-历史-俄罗斯 IV. 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1981号

俄罗斯汉学史/海外汉学研究丛书

- 作 者 李明滨
责任编辑 尚 品
责任校对 钟 骄
封面设计 秦吉宁
出 版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25号 邮政编码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发 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8年11月第1版 2008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232千字
定 价 48.00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351

《俄罗斯汉学史》序

我最近一次(2007年9月)访问北京时,我的老朋友、俄罗斯学家李明滨(Ли Минбин)教授让我看了他的新著《俄罗斯汉学史》章节篇目,并请我为之作一短序。

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李明滨教授即开始梳理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在中国的译作,成果丰硕。同时也搜集到丰富的俄罗斯汉学史料,均已纳入这本新著之中。

新著设六章,系统阐述了三个多世纪以来俄罗斯汉学兴起和发展的漫长路程:

——从驻北京的俄罗斯宗教使团(该使团系据彼得大帝和康熙皇帝的旨意设立的)成员所作的中译俄最初的译作开始,到俄罗斯宗教使团驻北京多年的领班雅金夫·比丘林及其同仁最早所作综合性研究的著作。比丘林系普希金同时代人,也是其好朋友。

——俄罗斯汉学进一步发展则有赖于诸如瓦·巴·瓦西里耶夫院士及其门生瓦·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这些百科全书式的俄国汉学家之研究工作,他们已经成为公认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学派的奠基人。

——随着俄国汉学研究的拓宽和深化,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门生们又分别成了汉学各个专业、分支学科的奠基人,如古代、中世纪、

近代和现代史学,文学、哲学、民族学、敦煌学、西夏学、经济学、造型艺术等学科。

——李明滨教授在其著作中还叙述了俄罗斯兴起的汉学中心形成的历史,历数中心主要的学者,并论析了他们的创作。在当代,俄罗斯汉学的中心有俄罗斯科学院系统的各研究所和莫斯科、圣彼得堡、乌拉尔、西伯利亚及远东大学的研究中心。

无论是俄国还是中国,都彼此互相强烈地关注对方。其表现就是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政府共同决定,于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国举办“中国年”。李明滨教授的著作涉及我们两国文化交流双方之中的一方,这对于增进我们两个邻邦人民的相互了解,是重大的贡献,也证明了汉学在中国本土之外有了发展。

早在2001年9月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成功地举办“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所)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人民日报》在2001年9月7日以头条新闻作了报道,文章冠以响亮的题目“中国兴、汉学兴”。


不久之前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历史学会大会,用一整天作了“中国历史学的现状与前景”的专题讨论。与会者得以了解中国同仁们的著作,并高度评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的发展。

李明滨教授此书很引人注目,是对于中国历史学科的贡献,并促进俄中两国之间进一步的文化交流,和我们两个邻邦人民之间友谊的进一步发展。

谢尔盖·齐赫文斯基(С. Тихвинский)^①院士

2007年10月1日 莫斯科

^① 90岁高龄的谢·齐赫文斯基(С. Л. Тихвинский),中文名齐赫文,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资深汉学家。



绪言

俄国地处欧亚大陆,地理条件本身使它具有欧亚双重国情。而历史的发展更为加重了这种特点。俄罗斯在公元 988 年引进东正教为国教,接受了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使自己成为欧洲文化圈内的国家。在世界现存的印度文化圈、阿拉伯文化圈、汉文化圈和欧洲文化圈这四大文化圈中,俄罗斯可算是属于最有影响的文化圈之一的欧洲文化圈。后来,俄罗斯曾遭受蒙古人的侵占,受其统治近两个半世纪(1240—1480 年)之久,因而也接受了蒙古人带进来的东方文化的影响,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因此,俄国在文化传统上也带上了欧亚的双重性。

正是这种文化传统上的欧亚双重性,使俄国历来对东、西方文化都极为关注,甚至乐于接受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突出的事例如 18 世纪初彼得大帝的改革,先是全盘西化(西欧化),后来又向东方学习,掀起了“中国热”。这一切在他及其继任者当政的整个 18 世纪都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同时,俄国汉学也由此产生。从 18 世纪初叶开始,由于两国交往的需要,特别是俄国彼得大帝当政和我国清朝康熙皇帝在位年间,两国交往频繁,从而促进了俄国汉学的产生和发展。

1741 年 3 月 23 日圣彼得堡科学院聘用了伊拉利昂·罗索欣

(Илларион Россохин, 1717—1761), 请他“从事汉、满语文的翻译和教学工作”。这个日子后来被视为俄国汉学的发端之日, 汉学从此成为俄国科学工作领域里的一种专门学问, 并逐渐发展形成一个专门的学科^①。罗索欣后来也成为俄国第一位汉学家。他此前是东正教派驻北京宗教使团的成员, 并曾担任过清政府理藩院的译员和俄文教习。

当然, 这里不是说在罗索欣之前无人从事过有关中国的报导和信息传播的工作。相反, 两国之间使节和人员的来往, 至少从 17 世纪初年, 即明朝万历年间就已开始, 并有人留下了著述文字, 但那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工作。那段时期可作为俄国汉学的前史。

俄国汉学诞生以后, 初期发展缓慢, 大体经过一百年左右才日臻成熟。从 19 世纪上半叶到 20 世纪初在俄国汉学史上先后出现三位划时代的人物: 比丘林(Бичурин, 1777—1853)、瓦·瓦西里耶夫(В. Васильев, 1818—1900) 和瓦·阿列克谢耶夫(В.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前两位分别代表 19 世纪上半叶和 19 世纪下半叶两个时期, 后一位代表 20 世纪上半叶, 为第三时期。在阿列克谢耶夫之后, 有“阿翰林学派”整整一批人在 20 世纪下半叶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是第四时期。

俄国汉学史四个时期总共经历了两个半世纪。如果加上它的前史时期, 即从 17 世纪算起, 那么中国文化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 则已经超过三百年了。俄罗斯汉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业已形成自己的传统和特点:

一、历时久而且持续不断。俄国从 18 世纪下半叶由汉、满文直接翻译中国哲学、历史、文化典籍算起, 也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如加上此前由法文及其他欧洲文字转译的中国文学作品, 则时间更长。长时间内翻译和研究一直持续不断, 其间还出现过四次引进中国文化的热潮。头两次是 18 世纪初在俄国社会上各阶层刮起的“中国

① B. 索罗金:《两个半世纪的俄国汉学》。

热”和19世纪下半叶汉学界的译介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后两次在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主要表现形式均为大规模译介文学作品和全面的多途径的文化交流。

二、研究的范围广、成果多。从经典书籍到民间文化,从考古文物到历代工艺品,从儒、释、道学到宗教信仰,从宏观上的国家政治体制、历史沿革、皇朝更替、典章制度到微观上细小工艺的考察,直至服饰特点、陶瓷器和古钱币年代的鉴定等都有人研究,并且写成专著。其中还有关于我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及文化研究的著作。

三、学术研究已形成传统、造成风气。汉学人才虽然也有不少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但学术界已养成一种风气——似乎不向学者型的方向发展就不足以成为知名的汉学家。因而凡是想要多少做出点贡献的人,都极为重视资料搜集,力求多而全;坚持长期研究,务求深而细,很多人师承瓦西里耶夫院士和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直至形成学派。因而在俄国,搞专业研究的人自不必说,即便非专业研究的人也努力成为汉学家。这个方面可以今人费德林(Н. Федоренко, 1912—2000)为例。他的本职是外交工作,在苏联外交界任职三十多年,曾任苏联驻华使馆参赞、驻日本大使、常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官至外交部副部长。他本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仍在业余时间从事汉学研究。当年北京大学教授曹靖华在谈到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时,曾赞许地说道:“你看费德林在重庆的时候,公务那么忙,公文包里还随时带着中国文学作品,一有机会遇到中国人,就请教和讨论起来。”^②费德林就是靠勤奋、恒心和善于利用时间而做出成就的,可以戏称他为“业余的”汉学家。但他却以优异成绩当选为俄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当他80岁时,他写的中国文学论著单行本就有35本。

四、整个汉学界显得有组织、有规划,研究项目都有分工。还有人经常注意梳理本学科进展的历史、发展的现状。或写出发展史和

^② 转引自李明滨:《中国文学在俄苏》,第79页,花城出版社,1990年。

学科研究总结,或编撰汉学家辞典和汉学书目汇编。前者如斯卡奇科夫(П. Скачков)和米亚斯尼科夫院士(В. Мясников)所完成的汉学史编撰,后者如密丽班德(В. Милибанд)所编的辞典。这类工作都可以为本学科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信息、指明方向,并且是有力的推动。

撰述俄国汉学发展历史的书籍迄今只有一本,即斯卡奇科夫所著《俄国汉学史纲要》(1977),还有其配套资料索引《中国书目》(1960)。《纲要》一书的作者斯卡奇科夫(1892—1964)系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副博士,专攻俄中关系和东方学史,有著作三十多种。他刚撰成《俄国汉学史纲要》初稿时,就去世了。后来由远东研究所的米亚斯尼科夫加以整理,于1975年完成。该书资料翔实,史料的选择和安排也恰当,分析和结论比较中肯,颇具权威性,从沙俄与中国清朝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及经贸往来写起,一直到20世纪初期,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时期为止,既全面又系统。

此外,属于某个历史时期,或涉及某个方面的参考书籍还有:戈雷金娜与李谢维奇合著的《过去五十年的中国学》(1968),李福清所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苏联(小说、戏曲)》(1988),华克生写的文章《苏联对中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1981),贾丕才所著《苏中关系》(1958),茨维特科所著《苏中文化关系》(1974),以及索罗金写的文章《两个半世纪的俄罗斯汉学》(1992)等。

为了概括俄罗斯汉学研究近三百年的历史,本书除绪言和结束语外,设六章,分期连续叙述它的起源、形成、发展和成为世界汉学的一支劲旅的全过程。先以一章溯源,接着用四章分别叙述俄国汉学的四个时期:比丘林时期、瓦西里耶夫时期、阿列克谢耶夫时期和群星璀璨时期。最后这个时期(20世纪下半叶)代表人物多,有齐赫文、米亚斯尼科夫、基达连克三位院士和多位通讯院士,以及不少杰出的汉学家;由于人才众多,成果丰硕,为了尽量包括,特将之辟为两章,先用一章按历史时期的时序作面上的综述,次用另一章按成就突出的几个重点作专题论述,如有新儒学、古典诗词、古代文论、中国民

间年画和鲁迅研究等五大题目。

本书沿用笔者以前写作《俄罗斯文化史》和《俄罗斯文学史》等书时曾为自己设定的原则：脉络清楚，重点突出，略有新意，适于教学。后一点须略作说明，即本书同样是与教学有关，因为笔者从事中俄比较文学和俄国汉学等课程教学已有多年，有些内容就是从历年积累的史料和讲稿中整理出来的，并且考虑到教学的需要。我想这与适于一般读者阅读并不矛盾。

限于篇幅，书中关注内容要有重点和扼要，唯恐面上的情况照顾不周，特编写一份附录《俄罗斯汉学家简介》于书末，介绍了俄罗斯主要汉学学者二百名左右，借以扩大本书的涵盖面。

目 录

| | |
|----------------------|-------|
| 绪言 | (001) |
| 第一章 俄国汉学溯源(9—18世纪) | (001) |
| 第一节 古代传说和文字记载 | (001) |
| 第二节 引进和推动“中国热” | (003) |
| 第三节 驻北京东正教宗教使团 | (008) |
| 第四节 早期的汉学家 | (013) |
| 第五节 俄国第一本介绍中国的书籍 | (017) |
| 第二章 比丘林时期(19世纪上半叶) | (022) |
| 第一节 俄国汉学奠基人比丘林 | (023) |
| 第二节 留华时间最长的僧侣学者 | (029) |
| 第三节 宗教使团出身的官员汉学家 | (031) |
| 第四节 汉学的摇篮喀山大学 | (034) |
| 第五节 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引进 | (038) |
| 第三章 瓦西里耶夫时期(19世纪下半叶) | (042) |
| 第一节 世界第一本中国文学史 | (042) |
| 第二节 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汉学中心形成 | (054) |
| 第三节 佛教研究中的俄国学派 | (058) |
| 第四节 最早的中国神话论著 | (063) |

| | |
|--|-------|
| 第五节 儒道思想的重大影响····· | (066) |
| 第四章 阿列克谢耶夫时期(20 世纪上半叶) ····· | (079) |
| 第一节 20 世纪上半叶——步履维艰 ····· | (080) |
| 第二节 早期苏联汉学——“厚今薄古” ····· | (085) |
| 第三节 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家“阿翰林” ····· | (088) |
| 第四节 中国现代文学传俄的第一只春燕····· | (099) |
| 第五节 语文学科研究新拓展····· | (104) |
| 第五章 群星璀璨时期——以齐赫文、米亚斯尼科夫、基达 连克为代表(20 世纪下半叶之一) ····· | (108) |
| 第一节 政治与哲学问题兼顾····· | (112) |
| 第二节 史学领域硕果累累····· | (117) |
| 第三节 语文学新进展和汉语学者三杰····· | (128) |
| 第四节 文学引进洪流浩荡····· | (138) |
| 第五节 圣彼得堡的古籍整理和研究····· | (157) |
| 第六章 群星璀璨时期——以齐赫文、米亚斯尼科夫、基达 连克为代表(20 世纪下半叶之二) ····· | (167) |
| 第一节 莫斯科的孔夫子和俄国新儒学····· | (167) |
| 第二节 古诗与唐诗的流传和研究····· | (175) |
| 第三节 《文心雕龙》在俄国的诠释 ····· | (193) |
| 第四节 中国民间年画的收藏和研究····· | (202) |
| 第五节 一代鲁研学人····· | (217) |
| 结束语····· | (229) |
| 附录:1. 参考书目 ····· | (231) |
| 2. 俄罗斯汉学家简介 ····· | (233) |

HISTORY OF RUSSIAN SINOLOGY

By Prof. Li Mingbing

CONTENTS

| | |
|--|-------|
| Introduction | (001) |
| Chapter One The Beginnings of Russian Sinology (9 th | |
| —18 th century) | (001) |
| I. Ancient tales and literature | (001) |
| II. Introduction and promotion of “China fever” | (003) |
| III.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 in Peking | (008) |
| IV. Early sinologists | (013) |
| V. The first Russian book introducing China | (017) |
| Chapter Two The Era of N. I. Bichiurin (the first half of | |
| the 19 th century) | (022) |
| I. Bichiurin—the founder of Russian sinology | (023) |
| II. The monk-scholar who stayed in China for the longest time | |
| | (029) |
| III. The Russian Orthodox Mission’s first official sinologists | |
| | (031) |
| IV. Kazan University—the cradle of Russian sinology | (034) |
| V.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 (038) |
| Chapter Three The Era of V. P. Vasiliev (the second | |

| | |
|--|-------|
| half of the 19 th century | (042) |
| I . The first book on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 (042) |
| II . The set-up of a center of sinology combin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 (054) |
| III . The Russian school in the field of Buddhist studies | (058) |
| IV . The first monograph on Chinese myth | (063) |
| V . The great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 (066) |
| Chapter Four The Era of V. M. Alekseev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 | (079) |
| I . Hard time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 th century | (080) |
| II . The early Soviet sinology—focusing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instead of the ancient one | (085) |
| III . Academic Alekseev—the foremost sinologist of Soviet | (088) |
| IV . The first swallow introducing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o Russia | (099) |
| V .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logy study | (104) |
| Chapter Five The Era of Brilliant Stars—Represented by B. S. Tichviskij, V. S. Mjasnikov and M. A. Titarenko (the second half of 20 th century) (I) | (108) |
| I . Attention to both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 (112) |
| II .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ies | (117) |
| III . The new development of philology and three outstanding scholars | (128) |
| IV . Flourishing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 (138) |
| V .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books in St. Petersburg ... | (157) |
| Chapter Six The Era of Brilliant Stars—Represented | |

| | | |
|---|--|-------|
| by B. S. Tichviskij, V. S. Mjasnikov and M. A. Titarenko (the second half of 20 th century) (II) | | (167) |
| I. “Confucius” in Moscow and Neo-Confucianism | | (167) |
| II. Spread and research on ancient poetry and poetry of Tang Dynasty | | (175) |
| III. Interpretation of <i>Dragon-Carving and the Literary Mind</i> (<i>Wenxindiaolong</i>) in Russia | | (193) |
| IV. Collection and study on popular Chinese New Year paintings | | (202) |
| V. The generation of scholars dedicated to the study of Lu Xun | | (217) |
| Conclusion | | (229) |
| Appendix: I . Bibliography | | (231) |
| II . Brief Introduction of Russian Sinologists | | (233) |

第一章

俄国汉学溯源(9—18 世纪)

虽然可以把第一位汉学家罗索欣进入科学院的那一天,即 1741 年 3 月 23 日,作为俄国汉学的开端,却不能认为在此之前没有俄国人做过介绍中国、传播中国信息的工作。相反,从民间到官方都不时地有人在关注或者提倡要了解中国。俄国汉学的形成,曾经有过漫长的酝酿过程,大体从古代、9 世纪至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

第一节 古代传说和文字记载

中俄互相接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5 世纪末以莫斯科为中心而形成的俄罗斯国家,甚至古罗斯刚立国的 9 世纪,即基辅罗斯时代。但是,那些时代,难有直接的接触,恐怕只能根据传说,或有待于历史的发掘和考证。

最早见诸文字的,是 15 世纪末俄国商人阿凡纳西·尼基京(А. Никитин)的《三海游记》(Хождение за три моря, 1472)中提到简略的有关中国的见闻。所谓“三海”,实指黑海、里海和印度洋,作者记叙在海上航行接触的人与事,其中提到听说有“中国”这个国家或地方。当然,在 14 世纪俄罗斯的编年史上,也有关于蒙古人侵占“中原”的记载,但极其简略。倒是在中国的《元史》中有蒙古大汗以

俄虏为禁卫军之一部，即为“宣忠斡罗思扈卫亲军”，驻屯京北及数次增补兵员的情况。总之，目前所知的资料中，这方面的记载极为稀少。

不过，中俄之间通过“陆上丝绸之路”的间接接触和蒙古西征时的直接接触，来往逐渐频繁。中国文化传入俄罗斯的机会和传入的种类也日益增多。

古代的“丝绸之路”，自我国西北的渭水流域起，向西通过河西走廊，经过今新疆境内塔里木河北面的通道，在疏勒（今新疆喀什市）以西越过葱岭，再经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在塔吉克斯坦境内）和康居国南部（今撒马尔罕附近，在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西行。另一条路线是塔里木河南面的通道，在莎车（今新疆莎车县）以西越过葱岭，经大月氏（今阿姆河上、中游一带，部分地带在土库曼斯坦境内）西行。两条路线会于木鹿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的马里），再向西到里海东南边，又向西延伸，直抵地中海东岸。途中经过俄罗斯南部、亚美尼亚南部等地。

我国史籍记载，中国汉代通西域时，与大宛、康居、大月氏之间，不但有丝绸织品、日常生活用具、农作物品种等物品的交流，而且有居民迁徙、宗教信仰的朝拜进香等人员的交往，更有军事上的征战。这就是说，中国与中亚地区以前苏联所辖的一些共和国，在古代就有直接交往。当时与俄罗斯虽然还不是直接接触，但是通过丝绸之路，中国商品向俄国欧洲中部腹地，尤其溯伏尔加河而上，辐射到俄罗斯的一些重镇。

蒙古人的西征导致了中俄的直接接触。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开始大规模远征。1219年20万大军进入中亚，越过高加索，侵入顿河流域。至1223年，蒙古军队进占伏尔加河东岸。1236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军远征欧洲，首先进攻俄罗斯东北部，连克梁赞、科罗姆纳、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等城。1240年拔都进攻俄罗斯南部，攻陷基辅（今乌克兰首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金帐汗国。